

茅盾主編

華談

半月刊

6



徵稿簡約

一、這是個文藝性的綜合刊物，半月出版一次，每期約四萬字；經常供給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莊諧並收，幸甘兼備，也談天說地，也畫龍畫豹。也有創作，也有翻譯。不敢自詡多麼富於營養，但敢保證沒有麻醉也沒有毒。

二、內容如果要分類，則第一，關於游記或地方印象；第二，人物志，以及遺聞軼事；第三，雜感隨筆，上下古今，政治社會，各從所好；第四，讀書札記，書報春秋；第五，文藝作品，詩歌，小說，戲曲，報告；第六，時論拔萃。以上六類，不定期期都有，但總想做到有則必不是充數濫竽。

三、原則上歡迎短稿，愈短愈歡迎，最長以三千字為限。特稿不在限內。短稿凡在一千字以下者，照一千字計酬。除詩歌外，各稿酬例，照香港一般的稿費，以每千字港幣二元為標準，如果銷數好，還打算提高些。

四、對於來稿，有時不得不加以刪節，要請作者原諒。但如果聲明不願刪節者，自然尊重作者之意。至於我們所謂「不得不加以刪節」，乃指內容或有不適合於此時此際者，非關文字上之技巧，理合帶便申明。

五、來稿倘不採用，恕不退還。國內及外埠來稿即使附了足夠郵資，亦礙難遵命退還，這一點務請原諒我們辦事上的困難。好在是短稿，請錄一副本，似亦不難。至於本港來稿，則凡附有足夠郵資者，不用時自當遵命退還。但最好還是請留底稿，不必退還，彼此方便。

六、來稿請寄「香港郵政信箱一三零三號，筆談編輯部」收可也。

筆談 (半月刊)

第六期(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主編 茅盾

社長兼 曹克安

發行人 筆談社

總經售 香港雪廠街太子行 星摩書店

印刷所 國際印刷公司 香港永和街廿八號 香港七姊妹馬寶道

本刊文字 非經 尤許 不得 轉載

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每册零售港幣二角

定價	時期	費	港澳郵費	南洋郵費
全年(廿四期)	半年(十二期)	二元四角	二角四分	六角
四元八角	四角八分	二角	二角	二角

地址 西文地
Belles Lettres
P.O. Box No 1303, HONG KONG

談 筆

第 六 期 目 次

兩週間.....(一)

開荒.....茅盾(目錄後)

契訶夫高爾基通信抄.....適夷譯(二)

雜感 「凍結」的新解.....胡繩(六)

隨筆 武器與人.....明甫(七)

文藝史話.....勞難(三)

椰風蕉雨記越南.....喬明(七)

掌故 羿樓日札.....柳亞子(四)

軼聞 客座雜憶.....形天(六)

一個被侮辱了的少女.....戈寶權譯(六)

把自由還給人民(讀書雜記).....懷沙(三)

書報春秋：

兄弟們(上卷).....玄(六)

蘭兒自傳.....明(三)

孟子好辯.....史任遠(三)

遊記 吳先生(下)(海外之五).....鐵生(四)

印象 晚上的生活.....思之(六)

夜(詩).....金芒(七)

我們不是無家可歸的

齊凡譯(一)

雜 軸心國的衣着.....明(三)

組 飢餓的希臘.....希(三)

仇恨(中篇連載)(一續).....駱賓基

丁聰插圖

時文 穿軍裝的女郎.....馬迦林柯(七)

拔萃 四川佃農.....徐盈(三)

編輯室.....編者(三)

插 幫助老百姓種地.....胡攷作(第一頁前)

畫 小組會議.....胡攷作(二七頁前)

十月十九日，莫斯科外圍五十公里，納粹屍積如山，「鎗頭」碰到了鐵壁。二十一日到二十九日，莫斯科西北及西南展開激戰。三十天的莫斯科戰爭，納粹軍力消耗了百分之六十。

十月二十六日，蘇軍宣佈退出斯塔林諾，二十九日，退出哈科夫。羅斯托夫和克里米亞方面，形勢緊急。然而一個月的哈科夫戰爭，納粹付的代價是兵力十二萬，坦克四百五十輛，大砲三百門，其他裝備不算。



有一位外國評論家寫一篇「蘇維埃戰事之驚人意外」，說：納粹的攻擊力之強大是意外驚人，但蘇聯軍備之充足，指揮之優越，更是驚人之意外。

有人不耐於納粹鐵蹄下各民族遭沒掀起衝天巨浪，倫敦的一些星相家却一致認為法國人民的革命將不出數月。意中事遲早會來。這不是驚人的意外。

十月二十六日，倫敦的特拉法爾廣場有一萬人的大示威，要求立即開闢一條對納粹的西線：「政府同時必須知道，要求開闢一條新的西線，絕不是幾個人的要求，而是大多數人民經常的期望。」（路透社電）

二十七日，美國海軍節，羅斯總統演說道：「很簡單，我不客氣的，我們已經訂下了誓約，爲了毀滅希特勒主義，我們將堅決的走上我們自己的道路。」（路透社電）

二十八日，美總統簽署了六十一萬萬美元的新租借法案。三十日，美國巡邏艦本魯斯號被擊沉於北大西洋，美國輿論鼎沸。德國宣傳部稱「美驅逐艦被擊沉」……宣與德國所悉事實不符」，但是德國授機方面又稱：「夜間沿鐵道軌道而行者，若爲特別快車所撞倒，當然不足爲奇。」矛盾之態可掬。

日本在越南增兵，在廣州增兵，德國的海通社却在馬尼拉代日本說道：「或將準備認真進攻泰國。」倫敦人士認爲此乃煙幕彈，日本真意乃在演繹路云。

據十一月二日報載消息，謂我國軍事委員會將派軍事人員赴滇布置一切。

十月三十一日北平合衆社電：「華北日軍今日宣佈，日軍在豫北鄭州區域，已將黃河南岸敵之每一據點摧毀，軍略目的已完全達到，現已開始退出鄭州區域。又稱：鄭州已失去其軍事上政治上及經濟上之價值，因之無須駐守」云云。

這一段話，好生面熟；哦，曾在日軍「撤退」長沙時見過來。有人問：這樣的宣傳，意在說給誰聽呢？答曰：日本民衆，還有英美等外國。或又曰：那麼，爲使內外人起信計，以後他們最好在爲「軍略目的」進攻某地之時就預先宣佈「一俟目的完成，便即退出」，豈不更能圖說麼？答道：你別忙，遲早會使出這一手的！

近海處常見「蜃樓海市」，科學家曰：此乃山城現實之反映也。「此地無銀三百兩」，中國之無名哲人曰：此乃欲蓋彌彰也。佛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無是公曰：「樓閣藏於海底，是以默契，樓閣現於空中，何可再想。」嗚呼，此或亦民族形式乎？（十一月四日）

契訶夫高爾基通信抄

適夷譯

關於萬尼亞舅舅（高爾基給契訶夫）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下旬 尼士·諾伏格洛特）

敬愛的安東·伯美洛維支！

衷心感謝您的回信和另外再寫的允諾。我非常盼望您的第二信，和您對我短篇的意見。最近看了「萬尼亞舅舅」，它使我——像女人似的哭起來了，而我却並不是怎樣神經質的人。我被您的戲劇顛倒了，回到家裏，立刻寫了一封長信——我又把它撕破了。我不能恰當而明白的說出這個戲劇在我心頭所引起的感想。我只覺得我一邊望着這戲中的人物，一邊好似被一面鈍的鋸子鋸着我的身體，鋸齒無情的在我的心頭往來，心在鋸齒下收縮着，呻吟着，掙扎着。我覺得——這是可怕的东西，這萬尼亞舅舅。這是一種戲劇藝術的完全的新型。您把它當作一個槌子，打擊了觀眾空虛的頭腦。但觀眾的愚蠢是這樣頑固，在「海鷗」中，在「舅舅」中，他們都不能充分的了解您。您還打算寫戲劇麼？您寫得多麼可驚的巧妙。

在「萬尼亞」最後一幕，當醫生在長時間之後，講到非洲炎熱時，——爲了我在您才能之間所感到的歡喜，和爲着大眾，爲着我們無色彩的貧乏生活所感到的恐怖，我戰慄了。你是多麼正確的打中了這兒，打中了靈魂！您有着巨大的才能，但您以爲您的打擊將得到什麼效

夜

金芒

你這茫無涯際的大夜
曾用冷暗的浪濤覆沒了

多少人海的歸舟

像一個慳吝的人

節省了你月亮的燈油

又像一個瞽者

把星星的眼睛也蓋藏

你的氣息是那末奸險而炎涼

如羅蓋世人蔑視的冷笑

而你鞭打又似慰撫熟睡的大地

用風搖響低昂的樹臂……

聽呀，狗子在猜猜呢

和夜虫絞就一串斷續的

萬里蘼露的歌聲

曠野間難道沒有行人

夜的黑暗可飄動不發亮的燈

冥黯中有幢幢安詳家屋影子

果？人們能夠因此而覺醒麼？我們是可憐的人們——這是確實的；是「討厭的」人們，陰鬱的可厭的人們。因此要幫助我們，愛憐我們這種有肚腸的臭皮囊再生活下去，必須有所謂德行的東西。但人們依然還是可憐的。我雖然是這麼一個沒有德行的人，但看了萬尼亞和跟他一起出場的人，我低低的哭泣了。當然低低的哭泣是非常愚蠢的，而說了出來是更加愚蠢了。您明白？我深深的覺得，您在這個戲劇中，對人們比惡魔還殘酷，您對他們跟雪一般，跟風雪一般的嚴冷。請原諒，也許我是錯了，不過我只是說自己個人的印象。您明白？在看了您的戲劇之後，我感到害怕而悲哀，只有在幼年的時候，曾經有過這樣一次對自己的感覺。在我院子里給自己區劃了一角，親手栽種了花木，花開得很茂盛，不料有一天，我拿水去澆花，發見我的花壇被掘翻了，花木完全折斷，在折斷的花木上睡着一匹家里養着的豬——是一匹被門軋壞了後腳的病豬。而這一天恰巧是好天氣，可惡的太陽，帶着分外的熱心和分外殘酷，映照了毀滅了一角的我的心頭和被蹂躪的廢墟。正是這樣一回事，請您原諒，如果我說得太不好了。我是一個非常冒失粗魯的人，而我的靈魂又病得無可救藥。當然，凡是思想者的靈魂，是應該如此的。

緊緊握您的手，希望您健康和對工作的熱情。我覺得大家雖然怎樣的推重您，但依然沒有充分的認識您，也沒有充分的了解您。我希望我自己不是這後一點的證據。

A. 沛西可夫
尼士尼·波萊伐耶二〇號

請您告訴我：您自己對「萬尼亞」的意見？如果我所有的話使您厭倦——也請您老實告訴我，要不然，我也許還要寫來告訴您的。

抑是俄皮怒伏的踞踞？
哦，溪畔潺湲，有人
吟唱着遠上的身軀，
這樣迷離，夢迴是……

貧困豈是一株毒草

以腴綠的葉編就個引誘

一如紫色葡萄流液的甜蜜

彷彿半醉妓女的微睜？

沒有火花：沒有亮沒有熱

但有藍燄的閃爍

叫蛾兒在灰冷的妖談焦毀……

呀，願受刺目的金光

亞坡羅的金冠，使黑暗裏的人

裂眸凝視

即使沒了夜鶯的歌唱

沒了夜百合的芬香

或甚至在炙熱陽光底下勞作

永遠永遠沒半點休憩……

或甚至在酷烈的高溫下

仰對光明而死……

——孤島近郊河畔

昇樓日札

五子

一一，宋遜初與陳英士

桃源宋遜初（教仁），吳興陳英士（其美），並南社舊友也。遜初留日，研治政治

史地，以著『間島問題』一書，有聞於時。三原于右任勸民立報，延遜初主筆政，思茅

呂天民（志伊）輔之，稱論壇巨擘。自武昌建義至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遜初成爲中心人物。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主張責任內閣制，隱以第一任內閣總理自居。反對者沮之

，并改內閣制爲總統制，而遜初僅得領法制局局長云。袁世凱既就臨時大總統職，政府北遷，辟遜初爲農林總長。顧遜初意不屬，仍欲得總理一席，謂可實行其歐美政黨政治之理想也。既當選國會議員，奔走南朔，席不暇暖，所至以講演傾一時。袁大忌之，用

趙秉鈞洪述祖爲謀主，嗾武某行刺遜初於滬甯鐵路車站，傷重遽歿。時一九一三年三月，遜初方欲乘車北上，出席第一屆國會也。事既洩，民黨大譁，遂有二次革命之役。英

士性機敏，初學警政於岷夷，返國後主同盟會滬部。黃花崗既敗，黨人叛中部同盟會，聯路湘粵，以滬上爲後方，英士實與遜初共奔走厥事云。武昌兵起，英士首舉上海響應，遂任滬軍都督。袁政府以工商總長召，弗應。二次革命之役，英士實爲謀主，孫先生頗倚重之。贛軍覆，仍匿居滬上，有所規劃，袁氏視之隱若一敵國。中華革命黨成立，英士首加盟焉。洪憲盜國，邵陽蔡松坡首難滇南，稱中華護國軍，而英士別樹中華革命軍，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江陰之役，吳江之役，皆受成於英士。功雖未就，袁氏與其黨徒馮國璋咸欲得英士而甘心矣。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暴徒狙殺英士於滬上。越六月六日，袁氏亦自斃云。公路逆謀，以刺遜初始，以刺英士終，異哉！余始識遜初英士，都在一九一一年。初盼遜初詩云：『桃源漁父（遜初別署）是吾師，天遣逢君江水湄。三戶未終秦正朔，百年忍忘漢威儀。相憐各有無窮意，欲語端難一攷辭。辛苦湖湘耆舊傳，不堪雪涕爲吟詩。』意頗推重之。光復後，蹤跡遂疎，而遜初亦遽殞矣。復成輓詩二律，其一云：『忽復吞聲哭，蒼涼到九原。斯人如此死，吾黨復何言？危論天

應忌，神姦世所尊。來岑今已矣！努力殄公孫。」其二云：『不用吾謀恨，當年計豈迂？操刀慳一割，滋蔓已難圖。小醜空嬰檻，元凶尙負嵎。傷心邦國瘁，不獨慟黃墟。』時袁焰方熾，見者咋舌，余不顧也。而遯初遺詩，載於南社集者，得十二章，世頗傳其『登縉光絕頂』之『徐尋屈曲徑，竟上最高峯』一聯云。英士不長於文學，顧余觀其贈嵎夷某太郎一絕句，頗有性靈，且見懷抱，惜字句不可記矣。遇害後，余哭以一律云：『披髮呼天那可聞，從知人世有煩冤。十年薪胆關青史，一夕風電怒白門。生負霸才原不忝，死留殘局更何言？冀弘化碧宗周燼，忍向黃墟檢斷魂！』其言絕痛。吳縣葉楚傖輯入民國日報英士遺像下幅，而軼余名；叩之，則曰：『慮君以此罹文字獄也。』余惟報以苦笑而已。十稔以還，滄桑更迭，子姪輩遂烜赫當世，炙手可熱，其於英士身後之名，爲損爲益，未可知也。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英士殉國十三週紀念，滬上籌備典禮，極鋪張揚厲之盛。余感書一絕云：『昔日青蠅弔國殤，而今盛事費鋪張。官私莫問南風燭，兩部蝦蟆正擅場。』英士地下有知，當弗以故人爲輕薄歟！

椰風蕉雨紀越南

越南植物介紹之頁一

南國的薰風，吹不散西貢、何內的塵埃，在中圻南部的背山面海的鄉村裏，却成爲它流戀盤桓的一個迴旋點。就在那兒，它長養着矮小的青山，質樸的農民，而連綿多里的椰樹，也在它底愛撫中，發榮滋長起來。這些椰樹天生着一副娉婷嫵媚的姿首，蔥蘢可愛的形態，無論是伶仃三兩枝，或叢聚成林，都足爲所在地生色不少。他那碩長而有點像俯首沈思的樹幹，牠那綠蔭而鬚髮分披的頂端，是多麼富有迷人的詩意。的確，這是別具一番風韻的，熱帶的旅行者瞥見牠，平添不鮮興趣，海濱風景多了牠，在藝術上的意味，也有些不同。

富安、平定等省（在中圻南部）是椰樹最多的地帶。

那裏的土著，幾乎家家都有椰樹種植，所差者是或多或少而已。他們全是貧苦的農民，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對於植物學、地質學的知識，無疑地是極其有限的。但是他們曾有多年實地的工作與觀察，經驗指導他們在中圻南部種植椰樹，經驗告訴他們那裏是最適宜於種植椰樹的地方。這些經驗的價值，給事實證明了並不在農業專門學校所授的知識之下。

恰如英雄怕無用武之地一樣，椰樹需要種在相當寬敞的地方。據

穿軍裝的女郎

A. 馬迦林柯原作



她身穿灰色的軍裝大衣，腰裏繫束着皮帶，足登笨重的皮靴，活像是一個真正的軍人。明朗的眼睛看起來嚴肅而堅定。她那飽經風霜的開朗而率直的臉孔透露着內心的鎮靜的氣息。

前綫的生活使女護士葉琳娜·查伏朗柯娃的性格和風貌多多的變化了。包立西亞地方村醫區裏的無數病人在以前對於自己這位產科女醫生是不大知道的。

查伏朗柯娃是在西綫上某一個區裏受戰鬥的洗禮的。初期的戰鬥正在

說種植後經六易寒暑，能開花結子的椰樹，每日吸一散的水量，約達七十五公斤之多。因此，有人給他一個「牛飲者」的綽號。椰樹需要吸的，是流動的水，不是積聚不流的水。樹根粗壯，但不很長，入地從沒超過二公尺半。因為牠需要寬鬆而有流水達到的泥土，河海之濱，丘陵，山峯的邊沿，便成為牠生存最有利的條件。椰樹吸收的水份雖多，但這水份也很容易發散出外，風與熱就是發散水份的助手。中圻南部沿海地方，一片沙土，流水至多，氣候終年炎熱，風更差不多經常吹拂不停，具此種種優良條件，自然是椰樹最適宜的產地了。

中圻南部地區的椰樹，據不完全的估計，約在五萬株以上。每株每年產椰子，平均是三十五個。在全越南產椰子約五百萬個中，這裏佔了近二百萬個了。只是這兒很容易受颶風襲擊，除非生長在給重疊的山巒隱障着一部份，椰樹不免有折腰斷幹之歎。

每當天氣晴朗，陽光如火，你跑完一段路程，汗流挾背之際，坐在椰蔭下舒氣乘涼，從衣袋中掏出五分錢，向越南村姑買到一個剛剛用刀鑽開小洞的椰子，高高舉起，仰面喝着，你會覺得心花怒放，此中滋味比搔癢時更為舒服痛快。這類解渴消暑的椰子是青椰子，水份多，味甜而鮮美。另一種火椰子含有多量油質，可榨取椰油，越南若干地方，居民專營椰油業。年中椰油輸往別處，數鉅驚人。據說平均每千個椰子，可抽出一百一十公斤椰油。中圻出產的椰油多運到南圻北圻銷售，供越人作燃料，生髮油或工業方面的用途。

一般人喝椰水，吃椰肉，餘下的椰衣和椰殼多被拋棄。其實後兩

進行。那批醫藥工作人員受命撤退火綫地帶裏的醫院。敵人在夜裏開始轟炸醫院了。可是查伏朗柯娃毫不怕懼的給傷兵包紮，並由女伴們幫着把他們搬上汽車。

忽然之間，她看見一個中尉雙手抱着一個女孩子。那孩子衣服半解着，撕破的布衫上染着紅色的凝結的血斑。中尉忍住着號哭，訴說道，他跟自己的部隊走過故鄉的時候，順路去領家眷。他看見屋子變成了瓦礫場，炸彈燬了屋子，碎片埋葬了住戶。他在廢墟之間，找到了妻子的屍體和嚇壞了的年幼的女兒。

中尉把孩子授給女護士，輕聲的說：

「我向你起誓，我的女兒，我將為你的母親，哥哥，和一切被殺的婦女和孩子們去向那可咒詛的暴徒們復仇。」

中尉的話在查伏朗柯娃聽來像是

種物質，也非廢物。不信，請看越南土著們曾把椰衣製成麻絲，其方法是首先放牠在烈日下曝曬多日，然後踏之使乾，搖動半天，再踏一次，又給陽光曝曬，這便是初步的預備工作。俟椰衣幾乎全無溼氣，就撕去外皮，加以磨擦，不時梳理使得。有些純由機器製成的麻絲是棕色的。每個椰衣的纖維，約可製成二百至二百五十格林姆的麻絲。椰殼是工業原料之一。越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少不了牠。（多用作取水用的瓢子）近來，更有人把牠製成「椰炭」。椰殼至此復增一用途。

越南椰子運出境外銷售的約佔產額十份之一。在越南農產品出口的龐大數字中，椰子可謂微乎其微，然而仍不失為務農的土著們一部份難能可貴的富源；並且爲了要獲得椰子的關係，越南便出現了一棵棵的椰樹，給熱帶的景物，添上足以構成獨特典型的點綴品，使遊客至此不勝其徘徊繚繞，使詩人的性靈，得了新的啓發，才思如泉湧，寫成一篇篇的佳作，從心灑深處，勾引起到過越南的人的有味回憶，引誘沒有到過越南的人，對越南感到濃厚的興趣，聞風嚮往，思得一遊爲快。沒有了椰樹，越南就好像沒有船舶沙鷗的海，平淡無奇，像沒有草木霞霧的山，不能引人入勝了。椰樹啊！我愛你，我讚美你，願你永遠用你底長青的葉簞，繼續寫着天上的文章吧！

「梅雨初晴番荔香。登場椰子又噴椰。」

驚天動地的誓言，她立誓忠誠而奮身到前綫去工作。

從這時起，過了不少時間。那駭人之夜的回憶，在那廿三歲少女的臉上引起了顯著的皺紋。

女護士查伏朗柯娃在堅定地實踐她的誓言。

前後方大家在親愛地談論那穿灰色軍裝大衣的少女。

德軍在雅爾采伏區派了登陸部隊，在夜色的掩護之下，法西斯軍迫近了鐵道的路面。並開始放射迫擊砲了。有一列衛生列車的聯絡因此給切斷了。車中載着幾百傷兵，女護士查伏朗柯娃也在其中。

半夜裏，槍砲聲漸趨沉寂的時候，大部份的傷兵離開了軍用列車，到那些未被法西斯軍佔的村子裏去。和他們一起離開，是軍用列車中主要的服務人員。查伏朗柯娃和六個護士留下來看護那一百卅個受重傷的人。

晚潮一夜來山竺，如獲華池甘露漿。」

據說越南詩人莫雨潤曾作過上面那首詩，讚美越南出產的果品。在這首詩裏，他對於番荔枝、山竺，似乎特別推許。其實，過着較久的旅越生涯的，誰不知道印度支那的佳果，林林總總，美不勝收。豈僅詩裏介紹的幾類？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正是越南芒果的黃金時節。南圻高棉一帶，芒果樹最多。莖幹粗大，高可二三丈。每年冬末春初，撲簌一次。越南土著多採下牠的嫩葉，作蔬菜吃。芒果種類五花八門，金邊芒是最先應市的一種。大者重約斤餘，皮青肉白，味近土薯，土著們喜用小刀切成薄片，蘸魚水白糖而吃。四月間桂花芒接着出現。這是很名貴的果品，價值甚昂，味香如桂花，以產於磅澆和柴楨的爲上乘，柴旺產的爲次品。金錢芒大僅及茶杯，價最低廉，吃奈的多是勞苦大眾。

榴蓮有「果中之王」的稱謂。據說「最補腎火」。原產於印度馬來亞等地。近三十年來，南圻境內，移種始多。那藤(Lathien)是盛產榴蓮的中心區。陰曆四五月間，你在南圻高棉各大都市的街上跑着，不分晝夜，隨處都可嗅到一股兒「貓糞」氣味，要不是你便已染上榴蓮嗜好的話。原來榴蓮是一種松球形的硬殼果，外面鋒刺甚多，大者重可二三公斤。這類果品，熟時奇味濃烈，雖遠隔數丈，吃慣者覺其芬芳馥郁，口角流涎，從沒吃過的却覺得臭如「貓糞」討厭非常。購榴蓮的選擇常識，大抵是這樣的：殼作青黃色，果身渾圓的，核數

她從事包紮，給傷兵飲食，用親切的話加以鼓勵，策劃保衛列車，並且整夜不閉眼睛的值班守夜。

三天後，列車裏一塊麵包也不剩了。查伏朗柯娃到遺留在鄰近的那節載麵粉的列車。附近村莊上的集體農場農女來幫助她。她們爬到列車那兒去，給受傷的戰士們帶來了牛奶和菓子：他們把麵粉裝在枕被裏，神不知鬼不覺的走了，清晨的時候，他們帶來了新鮮的白麵包和燴紅的餅。

傍晚時分，靜悄悄的來了一輛農人的運貨馬車。車夫沿着車廂一面行，一面問道，那兒可以看到那穿軍裝大衣的少女。車夫跟那女護士商量了一下，他把幾箱通心麵放到貨車上去，於是那運貨馬車很快的消失於樹林中了。清晨時，他又在軍用列車旁出現了。貨車上放着許多罐頭，其中盛滿了熱的牛奶湯。第五天時，探悉了在不遠的地方有一所蘇維埃的野戰病院，要是能夠衝過敵人的封鎖線，那

較多，核多則肉多。若外形如楊桃，核數必少。剖吃剛熟的榴蓮，味最鮮美可口。倘殼裂肉綻，氣味可斷言是失真了。越南市上果品通常俱以數量論值，榴蓮却以重量論值，其被珍視可知。

許多真理，會從若干人的犧牲中發現出來。幾個越人的突然死亡，使越南居民明白了山竺與蜜糖同時吃進最易中毒。山竺是印度支那佳果之一。形類石榴，一方有凸紋，成十字花數片，多少不等，惟與果肉瓣數適相吻合。肉作脂肪白色，漿液豐多。皮殼呈赭色的最佳。山竺夏秋皆有，而以五月爲多。土龍木，嘉定，永隆和沙撈越都是盛產山竺的省份。

仲春時節，南圻各處的低田，有一種高可盈尺的植物，葉闊而尖，狀同鋸齒，盛開着密集成叢的淡紫色花。花落，結成橢圓形的果實，這就是菠蘿，菠蘿果稍有小葉數片，類小刺刀。將成熟時，常見有大批雀鳥，羣來啄吃。陰歷四五六數月，爲菠蘿大熟時期。味甘而略酸，居民多拿牠蘸鹽而吃。佳者以指尖彈之，清脆有聲。聲若敗絮，必爲劣品無疑。果身有傷痕者不宜購吃，因恐被蛇所咬，吃了容易中毒。

最初借梵語「菠蘿蜜」一詞來稱呼狀類菠蘿的一種熱帶果品的是那一個人？在那一個年份？已無可稽考。只知道越南的菠蘿蜜樹，是常綠喬木，枝幹修偉，高達二三丈，葉似倒卵形，無花而有果。果橢圓，體積及冬瓜，皮色黃綠，密生小圓點。外表很不雅觀，但瓤肉清甜似蜜。核粒衰熟了，也甘滑可吃。樹上成熟的是上品。倘未熟探下

傷兵就可以獲救了。查伏朗柯娃決定選擇一條沒有危險的路。她自己挺身去幹這件事。受傷的護士不願放女護士去。護士伊凡，格魯辛堅持着說：『我去，一隻德國狗也不會發覺我，我可以爬過針孔。』

『不，應該要我去，』女護士證明着說，『我改了裝去就不會被發覺了。』

查伏朗柯娃穿上了農女的裝束，頭上紮了三角巾，早上出發登程了。有一個叫巴莎的女志願兵跟了她走。他們通過樹林裏的陰森的路，只有過宿的時候，他們才上村子裏去。

『在一個大村附近，』查伏朗柯娃講道，『有一個婦人叫住我們。我們走上她跟前。她受了重傷，不能離地站起身來，她身邊血污裏躺着重傷的女兒。我們幫助她們以後，立即可以出發了。』

那兩個少女未走上五公里路，空

，張以日光晒熟，多吃易患腹痛。

「椰風蕉雨」，到過熱帶的人而不見椰樹芭蕉，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事情。像椰樹一樣芭蕉在越南是隨處種着的植物。莖身軟弱，重皮包裹，葉長而闊，狀類高標，青翠可愛。蕉樹種上三年，樹心裏就長出長梗，梗沿開着淡黃色的花，簇生小苞，附有甜液。花落後蕉果始脫穎豁露。起斑點的香牙蕉和龍牙蕉，最邀時賞。有核蕉和鼓鑼蕉價最低廉。玉蘭蕉素稱上品，長可二寸許，狀長而尖，有蘭花氣味。開花結實後，蕉莖不再生長，土著們多把牠切片舂碎，用以飼豬或飼家禽。

秋末九月，是越南西瓜開始在市上出現的時期。中圻沿海各地，幾乎全是沙土，盛產蔓生的西瓜。南圻雖有西瓜出產，但無論在量與質方面，總遠比中圻遜色。瓜狀或如圓球，或如長枕。皮色深綠和淺綠相間。瓜瓤，紅、黃、白三色俱有。市上所沽，紅沙瓤最爲顧客歡迎。瓜的種子瓜仁也可吃。鑒別西瓜很不容易，故粵諺有謂：「西瓜共蟹，不識真買。」大抵蒂小，身重，聲亮者爲佳品。蒂粗則未十分成熟；聲浮而身輕，又怕太熟而瓢腐了。

初到越南的人，看見許多越人口裏咀嚼着一種奇怪的東西，不時吐出一口鮮紅的涎沫來，一定覺得很是醜態礙眼。殊不知這就是檳榔園裏居民嗜之如雪茄的檳榔。檳榔樹頗類椰樹，但樹幹比後者細小而較高。越人稱牠做高樹（Cây Cao），一片葉葉，塗上少許紅色的石灰，捲着一粒檳榔肉，塞進口中，咀嚼一會，吐一口涎沫，這就是檳榔。

中就有一架法西斯飛機向他們掃射了。他們躲在矮樹林裏，再向前行去。他們在樹林裏遇見了一縱隊蘇維埃摩托車，把她們帶到了目的地。他們在那兒把摩托車分了一部份出來去營救那些重傷的兵。查伏朗柯娃又和車子一同向自己的軍用列車出發了。

二十輛摩托車沿着無數村路馳行，日夜向那衛生列車趕路。汽車駕駛員時常迫得要跟敵人作戰，修築橋樑。那穿軍裝大衣的少女的宏亮的聲音到處伴着他們。

她順利地引導汽車開到了軍用列車那兒，把一百三十個傷兵運送到大後方去了。

以前做產科醫生的葉林娜·查伏朗柯娃變成了我們祖國的親愛的女英雄之一，這應該不應該奇怪。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莫斯科。

（摘自「時代」第八期）

的吃法。檳榔全越各地都有出產，而以南圻較多。

柚是常綠的灌木。枝幹生刺，葉有香味。越人拜神，喜用杯盛柚葉水，置於神前，表示闕除污穢之意。柚果大如椰子，南圻產的皮色深綠，與我國產者迥異。且越柚外皮較厚，味呈酸澀。土著們多把牠蘸着鹽吃。南圻邊和的龍賴柚，中圻的順化柚較為有名。後者與廣西產的沙田柚類似。每年中秋節前後，果販運到南北圻高棉一帶銷售的為數不少。

至於越南的橙和橘，南圻的美施，永隆，沙撈一帶出產素稱豐富。就中美拖省屬的丐皮，丐禮兩地尤為著名。丐皮的大河橙，價值奇昂，據說牠的維他命份量較多。

此外，越南還有多種佳果，不勝枚舉。龍眼，荔枝，桃，李，黃皮等，多由我國移植過來，但因地質氣候關係，果味遠遜於我國的產品。番石榴一名「八月種」，意思是說自播種至長成結實，須費時八月。此類果品，碩大異常，有如松球，鮮紅耀目，但味略覺酸澀，不大好吃。番荔枝是南洋的特產，聞若小橙，皮有皺紋如龜背，氣味香冽，甘美絕倫。這便是詩人莫雨湖所稱賞的越南佳果了。

軸心國的衣着

戰前儲藏的羊毛，絲，棉花等原料，在軸心國中現在差不多消耗完了。但沒有衣，是不成的。於是各種代用品充斥市場；可是這也不是沒有限制的，還得憑券購買。

日本的代用棉的毛巾洗一次澡就溶化，代用棉的襪子下一次水就爛掉；這已是老故事了。現在德意兩國，還有代用棉的衣服，新時倒還看相不差，但穿不滿一季，就爛了。代用羊毛，也由科學弄出來了，但不暖。軟木鞋底非常普遍，尤以女鞋是一色的軟木底，算是時髦。男人的鞋底則多為普通之木質。所以德意人也變成「木屐兒」了。

(明)

飢餓的希臘

希特勒把希臘交給莫沙里尼了。黑衣宰相得了這根老希所拋下的骨頭，真是受寵若驚。但是到糕，這根骨頭可不好啃咬。到處是反抗，怠工，破壞，游擊隊；而且這根骨頭上又沒有油水。希臘本是食糧不足的國度，現在有四百萬張嗷嗷待哺的口，老莫不能不設法。

意大利早已行了名為「ABP」的食糧充公制度，現在就實行到希臘去了。按照這一個辦法，所有希臘農民的糧食收穫，以及所飼畜的牲口，都不能隨便出賣；由莫沙里尼派在希臘的官吏判定了每一農戶自身的口糧以外，其餘的全部徵發去了，農民要殺一隻雞也得領到許可證，不然，就是犯法。

憑券購買食物制，自然普遍推行了。莫沙里尼給希臘人民多少呢？這里略舉一二：脂肪，每人每月可得一磅（此中包括牛油與橄欖油）；肉類早就無處可得；蕃薯成為寶貝，每人每日只可得四分之一磅。據說爲了自足，希臘的蕃薯種植今年大大的被鼓勵，因為成長較易。（希）



海勺
外之
一六

吳先生(下)

鐵生

以後，中國飯館就

舉杯澆愁，在中國有這樣調兒，在外國也有這樣調兒。吳先生就是這一流的人，他不但會喝酒，而且酒量很大。

最初，他總同我把面孔板着，可是，不久之後，狐狸尾巴漸漸拖出來了，在十次里，他差不多有九次帶着紅紅的面孔，甚至有兩兩次還現出醺醺然的樣子。

這，在我倒不以爲異，因爲他們慣常是拿啤酒當茶喝的。儘管他們的老婆三令五申，可是當他們在三更半夜回家的時候，常常又醉得不成樣子。

有一天，我請吳先生到一個中國飯館里去吃飯，特別爲他多要了一點菜。這一頓，他簡直吃得不多樂乎，在吃完的時候，還把碗紙了一下。

「中國菜好吃嗎？」離開那個飯館後我低低問了一句。

「太好了。」他臉上有點泛紅。

。酒同話是成正比例的，酒喝得越多，他的話也就扯得越長。

一次，兩次，三次……我老是默默的聽着。

外國人的家庭，可以說，都是小家庭，但吳先生的家庭倒是例外。他有一個母親，一個沒有出嫁的姐姐，一個年青的妹妹，並且還有一個老婆，一個男孩子。這幾個人都要靠他一個人過活。因此，他在每月里所拿的薪水雖然不算過少，可是用起來總是捉襟見肘的。

「你也到我家裏去吃一頓飯好不好？」一次酒後吳先生在談到他家庭的時候，忽然動了請客的念頭，這是他的破題兒第一遭。

「太客氣了。」我半推半就的答應着。

他的家是在離城不遠的一個鄉村里，坐高架電車只一刻鐘就到了。他的母親是一個慈祥的老太婆，說起話來總微笑着，年紀大概有了六十多歲，但身